



黄海长缨

江苏人民出版社

黄 海 长 纓

短篇小说集

江海红



江苏人民出版社

715. 12
8 4
77 46

封面设计 石 浩
插 图 南 毅

寒藏

黄 海 长 纓

江 海 红

中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2年12月第1版
197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00·037 每册 0.32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本短篇小说集，选编了十一篇短篇小说，都是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苏北黄海之滨民兵的斗争生活为题材而创作的，小说从各个方面塑造了民兵英雄形象，有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人老心红、斗志不减当年的老民兵；有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的青年民兵；有与暗藏的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斗争的民兵干部；有深入调查研究、具有高度战备观念和路线斗争觉悟的党的领导干部。作者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描绘了一幅全民皆兵的生动画面，展示了在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光辉指示指引下，广大民兵战士身在黄海之滨、眼观世界风云的宽阔胸怀，反映出广大民兵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目 录

黄海妹	1
“过不去”	14
在新的岗位上	27
三八枪的故事	43
老站长	57
畅通无阻	72
海防春早	84
格 斗	98
有所准备	118
百倍警惕	129
金色的葵花	141
后 记	155

黄 海 妹

一

今年春天，为了搞一个民兵工作“三落实”的调查报告，我和县革命委员会的几个同志来到了海角公社。

我们来到公社那天，正赶上“红旗民兵团”在黄海边进行战备演习。我背包一放，水没喝一口，汗没擦一把，就兴致勃勃地跟着公社民兵团通讯员小陈径直朝海边奔去。

赶到海边时，演习已近尾声。海滩上，外地参观的人们里三层、外三层，站得密不透风，正在观看“红旗民兵团”卫红大队女炮班的实弹射击。我看看挤不上前，只好站在后面的土墩上远远观望。

春天的黄海滩，刮不完的风沙。滚滚浪涛中，几个海上目标蹿上蹿下，隐约可见。大风扬起漫天的沙灰，直往人眼睛里钻。“这个鬼天气！”我嘀咕了一声，暗暗为女炮班捏了一把汗。

女炮班的战士们个个精神抖擞，英姿飒爽。一个上身穿着重旧军装、剪着短发的姑娘，正在进行战前动员。她们对于眼前的大风飞沙、惊涛骇浪毫不介意，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指挥员命令一下，女炮班战士象猛虎下山，“哗”地一下子冲到阵地，迅速架好了炮。“通”的一声，炮弹飞出了炮筒，海

面上掀起了一股冲天的浪柱。

“打中了！”人群里发出了一阵欢呼声，象是对女炮班的祝贺和鼓励。

“一炮手‘负重伤’！”指挥员突然喊道。只见担任瞄准的一个姑娘被担架队抬了下去，另一个女民兵立即接替她的位置。“通！”又一发炮弹打了出去，人群里又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敌机轰炸，转移阵地！”指挥员话音刚落，姑娘们迅速把炮拆卸好，向左侧转移过去。那个穿着旧军装的姑娘，扛着炮筒跑了一阵，选择好地形，马上收住脚，从肩上取下炮筒，向海上的目标瞄了一眼，脚跟向后移了一移，然后把炮筒牢固地夯入地面，左手扶着炮筒，右手接过弹药手递上的炮弹，“通！通通通！”一发发炮弹飞出了炮筒。敏捷熟练的动作，使人看得眼花缭乱。一连五发打了出去，消灭了海上的全部“敌人”。人们正要举手鼓掌，指挥员又大声喊道：“敌机空投伞兵！”——天空中升起了一批气球。只听“通”的一声，一团黑色的东西从炮口飞出，冲向气球群，“轰隆！”炸药在空中爆炸，“敌人伞兵”全部报销了。

这场激烈的“战斗”，前后总共花了五分钟。参观的人们一起举手欢呼：“向红旗民兵团学习！”“向女炮班学习！”“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口号声压过了呼啸的大风，盖过汹涌的海涛，在黄海边回响。

一批参观的人围住了那个穿着旧军装的姑娘。

“这么大的风沙怎么看得清目标？”

“没有瞄准器，你怎么瞄准的？”

“小钢炮怎么能打空降敌人？”

.....

人们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姑娘都简洁地回答了大家。

“那我考考你，”一个膀宽腰粗的憨小伙子跳出人群，指着远处一个土堆问：“那个土墩离这里多远？”姑娘眯了一眼，回答说：“一百二十公尺。”话刚出口，小伙子就噤噤地步测起来。一会儿，他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兴奋地喊道：“不错，硬是不错。”

“那条船呢？”一个中年人指着海面上的一条渔船发问。姑娘又眯了一眼：“七百五十公尺。”这下子是无法检验的了，然而大家都信服地点了点头。我对面前的姑娘油然而生敬意，挤上前去，大声问道：“你们这一套本领是怎么练出来的？”

“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嘛！”姑娘回过头来笑着回答。我这才看清了姑娘的面貌，她二十几岁，一头乌黑的短发被海风吹得蓬松松的，晒得黑红的圆脸上，一双晶亮的大眼睛闪烁着明彻、热情的光芒。多熟悉的脸庞，多亲切的微笑啊，我心里猛然一亮，立刻惊喜地大叫起来：“嗨，你不是海妹嘛！”

她也认出了我：“哎呀，你是吕大姐呀！”便挤过人群，紧紧握住了我的手问：“来帮助工作的吧？”

“向你们学习来的！”我象见到亲人一样高兴，大声回答。

“欢迎你还到我们大队来。”她热情地说。

“那当然啰，一定要去的。”

一阵集合号声把我们的谈话打断了。海妹连忙和我道别，奔回队伍里。威武雄壮的民兵队伍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离开了黄海边。

二

我跟着参观的人群往回走了。望着渐远的海妹的身影，七年前那个活蹦活跳、天真纯朴的小姑娘顿时在我脑际活现起来。

那一年，我参加四清工作队，在卫红大队工作过几个月。记得进村的第一天，我的行李还没放下，一个扎着两条辫子的小姑娘就把我拖住了。她赤着脚，长条条的个子，圆圆的脸，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盯着我，直冲冲地说：“大姐，你帮我说不个情吧！”我一下子给弄糊涂了，笑着对她说：“小妹妹，你有什么事呀？”

“我要当民兵，我们排长硬是不肯。”小姑娘拖着我的衣襟说，“你去说不个情吧。”她连拉带拽把我拖到一个虎彪彪的青年小伙子面前说：“人家工作同志都说可以，你干吗还这么死板？”民兵排长笑着说：“你真削尖脑袋了，人家才来你就缠住了。告诉你，才十四岁，个子没枪高，咋能当民兵？等几年再说吧。”

“还要等哪？我爸十四岁就扛枪了……”小姑娘说着眼眶就湿了。

“你爸爸那是当的儿童团，扛的红缨枪。”民兵排长笑了。

“是嘛，小妹妹，那就过几年再说吧。”我也笑着劝她，“只要有保卫祖国，保卫毛主席的决心，编内编外都一样。”

小姑娘听到这里，眼珠骨碌一转，一咬牙，转身一溜烟跑了。一眨眼工夫，就见她领着一大群十三、四岁的小娃们，扛着棍棍棒棒，操着口令走来了。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从排长面

前走过，小姑娘一双机灵闪光的眼睛望着排长，好象在说：“瞧吧，你不批准，我们照样能干。”

后来，我才知道这姑娘就是我房东家的女儿，姓黄，叫海妹。她的爸爸是雇农出身，很早加入了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做过乡民兵中队长。解放前夕，他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员，被叛徒出卖，落入虎口。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最后被灭绝人性的匪徒用二十一根铁钉钉在墙上，壮烈牺牲。海妹的爸爸牺牲时，妈妈正怀着海妹，她听到这个噩耗，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找到区委书记，接过了丈夫的工作。从此，海妹妈拎着破草篮，探敌情，送情报，为革命日夜奔波。一次完成任务回来，在黄海滩边生下了海妹。这大概是海妹名字的由来吧。

我和海妹朝夕相处，象亲姐妹一样。每天晚上她都要和我一起学毛主席著作。她勤学好问、刻苦认真，有时为了弄懂一个问题，问上好几遍。她说只有弄懂了，照着做才能不走样。夜里躺在床上，她还要缠着我给她讲一段革命英雄的故事。毛主席的教导，刘胡兰、黄继光、雷锋等英雄形象，装进了她幼小的心窝，使海妹从小就无限热爱毛主席，喜爱枪杆子。海妹申请当民兵没有批准，以后逢到民兵学习，她就领着娃娃们在一旁静听；民兵训练，他们就用棍棒比划着学刺杀、射击。他们主动要求站岗放哨，监视敌人，积极参加民兵活动，成了民兵排的一批编外的小战士。

有一次，民兵营小拉练，急行军二十多里路，来到海防阵地上。民兵们正在休息待命，海妹光着脚板，飞也似地奔来了。她跑到民兵营长面前，小脸涨得通红，上气不接下气地

说：

“我……我把信……送来了。”

“信？”民兵营长连忙接过海妹手上的信。原来，这是公社民兵团刚发下来的紧急命令。恰好村里的通信员小王得了急病，正在村口站岗的海妹知道了这个情况，主动接受了任务，一口气跑了二十多里路把信送来了。

营长望着她被汗水湿透了的衣裳，被石子磨破、渗出鲜血的双脚，心疼地问：“你的鞋呢？”

海妹慌忙把双脚埋在草丛里，低声说：“掉了。”

营长一听急了，忙问：“掉在哪儿啦？”

“我也没在意。我就怕追不上你们，耽误了战斗。”她嫣然一笑，脸上泛起了红光。

这是一个多好的编外民兵战士啊！后来，就在我离开卫红大队调回县里不久，海妹为了追捕四清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地主分子王八财，光荣负了伤。我赶到县人民医院探望她时，她头部裹着白纱布，因为流血过多，还处在昏迷状态。昏迷中，她断断续续地说：“狗地主……你逃不了……”伤愈以后，海妹就被批准当上了民兵。

如今，七年过去了，海妹在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成长起来了。她当上了女炮班班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推选为公社党委委员，这怎能不令人高兴啊！

“要是再住到海妹家该多好啊！”我边走边想，不觉来到公社门口。

三

公社负责同志象知道我的心思似的，仍然把我安排到卫红大队，住在海妹家。第二天早饭一吃，我就背上行李出发了。

江海平原的春天是美丽的，晨光更为明媚。收进眼底的，全是一片绿：一望无边的田园，路边成排的树木，远处高高的海堤，……连清清流水也被染上了绿色。一瞬间，火红火红的太阳，从东方露出了笑脸，又给大地洒上了一层金，立时，辽阔的原野一片金光灿烂。沐浴着和煦的阳光，人们开始了一天的战斗。

我沿着公路来到村口，立即被眼前的情景楞住了：那条熟悉的小路没有了，面前是一片青青的秧田。一条人工河向东延伸，看不到尽头。河水清彻见底，晨风吹过，泛起层层碧浪，朝阳映在河面上，闪闪发光……

“同志，你上哪儿？”身后响起一个妇女的声音。

“上卫红大队该怎么走呀？”我一阵欣喜，连忙搭腔，转身一看又楞住了，“你是……”

“嗨，你不是吕萍同志吗？”

“啊，黄妈妈，是你呀！”我这才认出来眼前正是海妹的妈妈，她扛着一把锄头，拎着一篮子青草，把我细细端详，两眼笑得拢成一条线。

“这么大年纪，还出早工哪？”我关切地问。

“收早工回来，顺路给队里挑点猪草，多养猪多打粮，多为革命作贡献哇。”

看到黄妈妈身子骨还是那样硬朗，精神还是那样好，我兴奋地说：“黄妈妈真是越活越年轻了！”

“是嘛。”黄妈妈乐滋滋地说，“毛主席号召我们，要随时准备消灭入侵之敌。帝修反来了，我这个老婆子还要扛枪和它们拚一拚哪！”

“黄妈妈真不愧是个老英雄！”

“可不能吃老本，还要立新功哪。”她说着咯咯地笑了起来，伸手拖着我，“走，快回家去吧。”

黄妈妈领我走进了一间青砖红瓦的新屋。一切布置还象过去那样的简朴，只是东墙上，在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语录下，比七年前多了一排挂得整整齐齐的子弹袋、干粮袋等战备用具。我问黄妈妈：“这些都是海妹的吗？”

“是啊。”黄妈妈笑着说，“海妹这丫头为了搞战备，整天不是琢磨这个，就是捣鼓那个，没有一刻安宁的时间。家里吃水她不用肩挑，硬是一手拎一大桶，说是练臂力；跑上路就数步子，说是练目测；劳动休息总要拿个锄子、扁担什么戳戳捣捣；就连吃饭她也喜欢站着，说是一有情况就能随时往外跑。”

说到这里，黄妈妈忽然记起了什么，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次，刮大风，落黄沙，天空一片灰蒙蒙。吃过早饭，黄妈妈想找女儿给她在部队里的大侄儿写封信。屋里厨房，左邻右舍，大场边和猪圈旁都找遍了，也没有找着她的人影儿。回家的路上，才发现海妹和女炮班的几个战士站在屋背后，面对着发了疯似的西北风和迎面扑过来的沙灰，象钉钉着似的，一动也不动。只听得她嘴里还轻轻叨念着：“正北方，一百二

十公尺，有两个小孩，西北方，二百六十公尺，一辆自行车向东；……”

黄妈妈停了停，感叹地说：“这丫头，和她爸爸一样，可有一股牛劲啦。”

我被海妹的这种革命精神和坚强意志深深感动，激动地说：“海妹没有辜负她爸爸的期望，在党和毛主席的教导和培养下成长起来了。”

“你还夸她哪。”黄妈妈一下子严肃起来，语重心长地说，“前面的路长呢，年轻的娃娃没吃过旧社会的苦，没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考验，只要稍微偏了线，就要栽跟头的。为了这，我经常跟她讲过去，比现在，总是教她永远不忘本，永远跟毛主席干革命。”

黄妈妈的话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我走到桌边，桌上放着一本《毛泽东选集》，旁边还有一本学习笔记。我问黄妈妈，“海妹哪去了？”

黄妈妈回答说：“早晨起来，学了一阵子毛主席著作，这会儿去耕田了。”

“耕田？”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一句，“海妹耕田去了？”

“是呀。”黄妈妈挺了挺腰杆儿，扬起眉头，“如今我们队里的姑娘哪个不顶小伙子用！打起仗来妇女要把后方生产全包下来，耕田、挑担都得学。海妹为了学耕田可肯吃苦哩。”

听黄妈妈这么一说，我心里一动，急忙问道：“海妹这会儿在哪儿耕田？我去看看。”

黄妈妈站起来，跑到门口，指着东南边对我说：“喏，过去

两节田，就在树林旁边那块坡地上。”

我顺着黄妈妈指的方向，拔脚来到坡地上。地已耕好了，犁犁成行，垅垅象样，远远望去象起伏的波浪。地边，一头膘肥肚圆的大水牛拴在树旁，喷着粗气，大口大口地嚼着一堆拔来的青草。可是人到哪儿去了呢？我正在猜疑，身旁树丛中传来“目标……距离……预备——放”清脆的声音，定睛一看，树丛里闪动着几个人影。我赶忙奔过去，果然是海妹她们几个。只见海妹一会儿钻树丛，一会儿爬沟坡，一会儿手扶炮筒射击，一会儿扛起炮筒就跑，嘴里还“轰”、“哒哒哒”地嚷着喊着。她神情严肃，动作敏捷，那个认真劲儿，就象真的打仗一样。

“打得好哇！海妹同志。”我忍不住在一旁大声喊起来。

“吕大姐，是你呀！”海妹猛地转身，一个箭步跑上来，随即伸过来一只满是油腻的手。

我紧紧握住海妹的手，发现她的裤脚全被露水湿透了，身上沾着泥和草屑，红扑扑的脸上挂满汗水。她穿一件火红的罩衫，在一片翠绿的树丛中，更加显得英姿勃勃，精神焕发。

“叫我好找哇，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名堂？”我一面替她掸着身上的泥屑，一面问。

“劳武结合，休息时练练炮。”海妹擦了擦额上的汗水，回答说。

这时，其他女民兵也笑容满面地迎上来围住我，叽叽喳喳，问这问那，小树林里顿时充满了生气。她们差不多和海妹一般大，七年前都还是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如今一个个长大成人了。来到这一群生龙活虎的公社女民兵中间，我仿佛也

年轻了许多。姑娘们七嘴八舌地向我谈起炮班几年来的成长和变化，都由衷地夸奖起她们的班长海妹来。海妹可慌了，她不让同伴们提自己，一会儿拖这个的衣襟，一会儿捂那个的嘴巴，后来她索性嚷了起来：“哎呀，吕大姐，你别信她们胡嚼。取得一点成绩，还不是全靠党、靠大伙儿。我干了些什么呢！说真的，错误倒犯了不少。大姐，待会儿，我还要向你检讨。”说到这里，她那双大眼睛一眨巴，立刻吹响了哨子。

女炮班集合了，海妹领着大伙儿简略地做了一番小结，就结束了田头训练。接着，她扛起炮筒，牵上水牛，招呼我跟她回家了。

四

回家的路上，海妹给我讲了下面一段故事。

去年春天，邻县的民兵代表来公社参观。公社民兵团进行了一次汇报表演。女炮班在消灭“敌人”海上目标的实弹射击中五发五中，获得了优秀成绩。代表们看了，一个个赞不绝口，同时还提出了许多问题。小钢炮晚上能不能打？雨天能不能打？追击中怎么办？敌人空袭、空降怎么办？……这些问题给女炮班启发很大。表演结束后，邻县一位民兵指导员拍着海妹的肩头，兴奋地说：“你们打得好，不愧是毛主席的民兵战士。我们要向你们学习！”陪同代表们来参观的县革委会首长也叮嘱海妹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别人的战备的经验。我们革命战士就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多想几个打起仗来怎么办，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苦练杀敌本领，才能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说到这里，海妹抬起了头，神态是那样严肃，深沉，微微皱起的眉头，流露出崇高的革命责任心。

走到家门口，海妹拴住牛，又端来两张小板凳，招呼我坐下，她一边擦起炮，一边又讲了下去：

“首长和同志们话就象一团火在我心里燃烧起来。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世界人民的希望，可是我却做得太少了。我以前总认为，我这个班长才当了几个月，能干出这样的成绩已经不错了。过高的要求不行，得慢慢来。这是什么情绪？这不是骄傲自满的情绪吗！自己是新手，这是事实，但是敌人决不会因为你是新手而不打过来。如果敌人明天，不，今天打来了怎么办呢？还慢慢来吗？胸中没装着世界革命，没装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这正是骄傲自满的根子呀！”

“当天晚上我们就召开了班务会，办起了反骄破满的路线教育学习班。”海妹说着，把最后隐藏在炮筒尾部的一丁点泥土用力擦掉了。小钢炮顿时变得晶明铮亮，闪闪发光。

“后来你们又是怎样搞训练的呢？”我忍不住又问。

“后来，当然还碰到许多困难。就拿练筒便射击来说，体力不足，目测不准，角度掌握不好，特别是遇到刮风下雨，眼睛睁不开，目标看不清，在大队党支部、民兵营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们进一步提高了路线觉悟，提高了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紧握枪杆子的自觉性，在反复实践中，攻克了一个个难关。我们基本掌握了在各种条件和环境下打炮的技术，为了对付来自空中的强盗，我们还试验成功用小钢炮打空降敌人。帝修反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叫它尝尝人民战争